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秘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

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

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

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

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華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遠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

輟耕錄

第十一卷

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
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

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

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

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

淡墨霸定遂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

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

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底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膩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靛畔錄

第十一卷

膩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耍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膩脂靛

鼻色紅膩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臙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臙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臙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臙脂合○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輟畀錄

第三十一卷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

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

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

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

入藤黃臙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臙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鮑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毘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臘脂合○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毘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鞞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臘脂合○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

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
削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
墨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
後置土宰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
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
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輟咍錄

第十一卷
五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
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
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
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
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
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
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
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請問九月四日又

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

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温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温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死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羅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輟畊錄

第十一卷

賢母辭拾遺鈔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弟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

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

輟咩錄

第十一卷

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父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誤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輟咩錄

第十一卷

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羗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輟時錄

第十一卷

分䟽

人之白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䟽䟽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䟽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䟽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鞭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爲之事見因話

錄

煖屋

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醜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

輟畀錄

第十一卷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湏力勸之旣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

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綠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駟僧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輟畊錄

第十一卷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十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父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輟畊錄

第十一卷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父年乾涸陰毒疑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穗段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繫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

割剝之政也
史記帝記三

父馬

牡馬也史記平準書

毳布

屬也說文曰西胡毳布

香物

妻書曰妻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

說文鮮藏魚也

清室

獄也史袁盎傳宜男女賦

猊糖

獅子乳糖也後漢顯宗記

令草

竹布也庾翼與燕

毛席

檀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練

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

荀也說文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練香薰宋鵲

南威

橄欖也太平廣記

石密

櫻桃也同上

木蜜

舊子也同上

雜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

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

荀也說文

調香

和香也華嚴經曰粥香長者善調香

毛布

褐也詩七月箋

獵碣

石鼓曰獵碣蘇鼎載記

玉窪

酒器也緯畧

挾日

從甲至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挾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

石榴也西陽雜俎

金銳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銳刺嚙肉將入口門外

輟咩錄

第十五卷

有客至西瑛出肅容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

比回無覓金銳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

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

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銳

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

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

為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輟畊錄

第十一卷
十六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各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輟畊錄

第十一卷
十七

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旣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
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

第十一卷

輟耕錄卷第十一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
 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切實沈
 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輟耕錄

第十二卷

韓魏之相剝削。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交

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切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緬○音

孤顛。跼○上苦下切玄武踞。守居割有○疑作緬

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洞

漣。虹蜺雄雌。穹鞠覩○時礙恨○胡懇切島坻○音

淹淹委委○平聲莎靡縵○莫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睟雖遠切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

底音發發。璵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帑於元切累力追切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縞刀切白豹玄班。飢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領曰槐。

○有槐貞虛器切護。○靈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鸞渠曰望月音鸞。

又東鸞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音軒。擁。

列與槐朋友。○巉鉏銜切陰冷色。北俯渠。憧憧來。

輟咩錄

○刮級面西。○異鴟疑作冊間。○黃原玦天。○汾水鈎。

帶。○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

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

潏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

帶徒計切振刀計切蹴墉。○御渠欽池。○南楯楹。○景恠。

嬭。○蛟龍鈎牽。○寶龜靈廳薄猛切文文章章。○陰。

欲呼合切墊都念切歛呼括切煙潰霽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啄音仄。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鬼眼頰耳○可大

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伯音嗣池豪渠○憎乖憐

圍○正西曰白濱○蒼鳥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

偷○水翠披○嚶嚶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

挾橫埒音劣埒日卯酉日或作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

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

○大小亭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

○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

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或作

池溝沼渠瀑湲音叢潺終出○汨汨于筆切音骨非街街畦

輟畊錄 第十二卷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將預切

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

上下可通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

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否音補建

者○池由於煬○及當作反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

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

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潸人便○幾附於河渠○

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
附于此絳△即東雍爲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

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噉窮華△俾緬孤

顛△跼倔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

△泓橫硤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作一瀑三文餘

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覩蠶作一莎靡縵△

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作一

句彘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鬚△黃笱繫

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撾△緇△白豹

玄班△飫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霽作一藟蔭△渠

輟畔錄

第十二卷

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隅間△自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縈△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爲發生收歛△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作一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隄執北回

股努帶披蹴塘作一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鷗△絜鷺

△唧唧千幅△迎引西東△日卯酉樵途隴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

崑上○亭後前俾乘塘作一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此作池溝沼渠

瀑瀲每字汨汨街街作一町畦阡陌每字聞入汾作句

水祖宗族茂盛作一旁蔭遠映作一錦繡交菓枝香晚

麗絕地郡作一考其臺亭沼沚之增作一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誅

此本病并滷作一生物瘠作一引古沃澗作一人便幾

多比字作一附於河渠作一

廁籌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

輟咩錄 第十二卷

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

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劔從王之廁汲黯傳衛

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

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

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

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帝

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潤而見之然漢文居灞

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章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鄧都傳

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園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
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澹儀禮旣夕禮
甸人築坎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
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
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
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
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
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
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

輟畊錄

第十二卷

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崩瞶盟
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拗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狹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

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撰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
非到大來自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輟畊錄

第七十二卷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冤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
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官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
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
玉罄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徧視厚德君
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卻鞭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

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取之則
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
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
之

奉母避難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
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偕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
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
感

輟畊錄

第十二卷
九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

世榮

郡人也天性仁慈

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
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
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
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
朴立威爲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
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

思誠

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輟耕錄

第十二卷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澗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東逼礙沙澗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汝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鬼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汝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

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遂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

輟咩錄

第十二卷

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母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

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徃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
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
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
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
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矧一獄卒葉其
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
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
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
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
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

輟畊錄

第十二卷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
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
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
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
且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毋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
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
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
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
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
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
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
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歛就葬
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
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
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

輟時錄

第十二卷
十四

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徼藥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齒之歲見育宮中嘗覩先
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
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
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
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
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間
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
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

及書法嬪主之家 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
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
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纒易以漆
軸黃麻紙纒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者時有
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
特健藥作云特健樂恐是侵梓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
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
輟畊錄

第十二卷
十五

人宮詞種得海柑纒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
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
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
罍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
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
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
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
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

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
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
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
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
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竒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
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
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
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輟畊錄

第十一卷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
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
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
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
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
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
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
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
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
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
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
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輟耕錄

第十一卷

輟咩錄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匝街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房窓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恠

輟咩錄

三卷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麗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二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竈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朶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竈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恠

輟畔錄

第十三卷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鄺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竈我有收下的生竈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鄺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寬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纒
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繫時錄

第十三卷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
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寬周月惜等
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
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
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
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
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
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
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
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

輟畊錄

第十三卷
四

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籛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

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

輟時錄

第十三卷

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綠窓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

若金

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

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

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日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

輟畊錄

第六十三卷

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誠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間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毀其藁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維組紉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持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湏調

右

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

右

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

右

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

右

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

右

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

右

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

右

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輟畊錄

第十三卷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

右

綠窓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

右

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誠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

右

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

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

右

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鶉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

右

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

右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

右

空堦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窓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

雨乍晴鸞鸞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

盆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

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鷗

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

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

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

輟明錄

第十三卷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堦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名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故衾裳歛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怛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純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坐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

右

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且暮爲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中櫛中房虛織絳辭章餘婉妾琴瑟有
餘音睠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穴撫長暮涕下霑衣襟

右

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

右

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輟畊錄

第十三卷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竟傷夕
方

秋將

晏當窓慘斷素捐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曰曰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
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曰奄在茲
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半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

右

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爲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竒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輟畊錄

第十三卷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旣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

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旣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尚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

輟咍錄

第十一卷

節大槩如上

釋怨結姻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旣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

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
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
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
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
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
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
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姦悉
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
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
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輟咩錄

第十三卷

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
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
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
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母督過李
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
前所仇事溼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蒐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

輟畊錄

第十三卷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劒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鑿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
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
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
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爲天守綱
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
丞相荅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
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輟畊錄

第十三卷
十四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
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
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
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覩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以籍口矜爲已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耻
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
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
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
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
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營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旣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卽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鬪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旣未死得以幸逭天誅設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辯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倣效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

輟咩錄

第十三卷
十五

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怯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經歷藏吉蒙古必閣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了呵怎生秦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爲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爲公謀聘之旣歸執婦

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姊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爲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又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

輟畀錄

第十三卷
十六

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爲孝子而在朝爲忠臣也然其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且各處陵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輟畊錄

第十七卷



輟畊錄卷第十三

輟耕錄卷第十四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憐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爲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刳其肉使自嚼之且嚼且罵曰我

輟耕錄

第十四卷

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爲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
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
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爲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
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
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
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
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
皆遜去僚佐司屬悉爲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
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
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輟畔錄

第十四卷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遜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抹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輟畊錄

第十四卷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頽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蠡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旣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

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且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輟耕錄

第十四卷

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旣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旣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
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
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
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
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
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
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
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
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
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

輟畊錄

第十四卷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旣竣
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園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
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旦卣等恠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爲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僞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爲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爲臣辱國爲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爲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輟畊錄

第十四卷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廢黜夢正之分顛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閒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輟畊錄

第十四卷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玉右軍書惟
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

輟耕錄

第十四卷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
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
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
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
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
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
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
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
輟咄錄

第十四卷

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
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
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
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
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
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楊子
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
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

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
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
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水泮水掇藍飛燕又呢喃重
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
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
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四卦

陸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
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
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

輟畊錄

第十四卷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
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踰
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
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

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
有所言柔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
以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
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
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
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
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輟咥錄

第十四卷

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
也其怨卦曰怨有孚終吉彖曰怨之爲道善推其所
爲而已以已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
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
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怨而行求仁莫近
焉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
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怨也次三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

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
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
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吳月盈則退而虧四
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
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
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
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
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
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蝓蠖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蝓蠖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柴死屍
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
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
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
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

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

輟畊錄

第十四卷
十二

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謹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

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
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
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
鸚鵡爲雪衣娘其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
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
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
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觴葉歌成翔客喜
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

輟畊錄

第十四卷

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姪娘
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鸞鸞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
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
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
中擲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
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頴
嵩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
嬪官娘以帛繞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蓋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
常不在揚切湏欸欸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

輟畊錄

第十四卷
十五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啻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鬢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

輟畊錄

第十四卷
十六

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後剝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爲此小人也靖或作靖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
義士精靈紅貫日
仙家談笑海揚塵
都將兩眼淒涼淚
哭盡平生幾故人
此至正辛丑間
張蛻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輟耕錄

第十四卷
十七

輟耕錄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僞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爲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輟耕錄

第十五卷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皴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盖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蠟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擾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遺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各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一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

輟咩錄

第二十五卷

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

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
譏其極爲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
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
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
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
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
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
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
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灃陽石
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

輟畊錄

第三十五卷

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
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達字季
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
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
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
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
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
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
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
灃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

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叅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或不肯剪裁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幽園

輟咍錄

第十五卷
四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
額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
額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額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
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又
虞額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
夫額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額
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額一字之異耳服勞
執事得額意額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
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
隍廟轉發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人祠

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煮豆帖

輟耕錄

第十五卷
五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旣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援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斂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
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
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
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
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
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王巧兒京
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
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

輟畔錄

第六十五卷

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
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爲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
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
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妄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
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
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
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
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

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道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湏抖擻好精神南柯

輟咩錄

第七十五卷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太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嘆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云

賀人妾得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

咏婢謔詞有揭起裙見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弔四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
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
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善
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
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

輟畊錄

第十五卷

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
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
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
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
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胡烈女

越嵎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爲

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爲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鼃獄

盧伯玉

文璧

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

目矐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徃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

輟畊錄

第十五卷

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寃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鼃見卽買放豈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鼃能雪寃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汗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

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
甚把仙郎暗搯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爲誰微步
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
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
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
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
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
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貞嗣其體調以咏眉
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彎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
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鉤掃黛嫌

輟耕錄

第十五卷

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
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啓背人偷斂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
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
風流一曰漆點填睚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踈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
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
因醢曾被鶯鶯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
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雙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
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
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
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
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
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
之一夕讜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
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
其坊旣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旣暴死莫
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
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
皆可爲後人鑒也

隱趣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
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
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
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
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反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簾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
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輟耕錄

第十五卷
十二

盖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
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盖亦
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
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嘆

日書三萬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
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
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

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

天祐贈

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錄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誓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

輟畊錄

第十五卷
十三

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

十憐吉歹

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

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筥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礮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錢唐懷古詞

傅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裏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

輟耕錄

第十五卷
十四

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
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
調也

人命至重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
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
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
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
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
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
輟畊錄

第十五卷

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
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
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
除時有故吏丘徃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
刺木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
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
木數得魯書面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
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濶濶友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

輟畊錄

第十五卷
十六

旨拜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濶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寃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

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鷩雛遂自鳴曰
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涪鄉
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
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
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
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嘗見人戲呼一譁評者爲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
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
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
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
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
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
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輟耕錄

第十五卷
十七

